

## 十二 陳 衍

陳衍，字叔伊，別號石遺，並取其號，以名書齋，晚年自署石遺老人。對於經學、史學、文學、詩學、造詣俱深，而石遺室詩話，網羅尤富，引錄批評，亦極至當，時人稱之爲詩壇救主，信不誣也。

石遺生而奇慧，七歲讀孟子：『不仁者，可與言哉！』抗聲朗誦，父用賓，亦閩中通儒，方自外歸，聞其聲，喜曰：『此兒于書理，殆有神會！』十歲畢讀五經，左氏傳，習制舉文，獨嗜詩，日夜鑽研不倦。偶有韻語，境界超逸，與白樂天、蘇東坡爲近，稍長，輯元詩紀事，議論宏通，不拘一家之言。舉孝廉後，文名益噪起矣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，應兩湖總督張之洞辟召爲從事，居武昌甚久，時沈曾植子培，

方以京曹掌兩湖書院，博及羣書，負一時之盛名，石遺持刺往謁，子培張目喜曰：「豈著元詩紀事之陳衍耶？」見而禮之，與論詩文極相契。石遺語之曰：「公愛艱深，而薄平易，則黃山谷不如梅宛陵」。時鄭孝胥，亦遊武昌，投詩索和，石遺答句有云：「著花老樹初無幾，試聽從容長醜枝」。乃復貽句云：「臨川不易到，宛陵何可追！憑君嘲老醜，終覺愛花枝！」自此詩壇始有論宛陵者，石遺倡之耳。

## 二

石遺居恆詔示學者曰：「要作詩，必須要多讀書，不可專在詩中討生活。」又曰：「詩莫盛于三元，三元者，上元開元，中元元和，下元元祐也。……今人強分唐詩宋詩，不知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，力破餘地耳。然若墨守舊法，唐以後之詩不讀，有日蹙國百里而已。」雖然，石遺論詩，固宗宋人，而于宋人之弊，亦嘗言之：「咸同以來，古體不轉韻，近體詩不尙聲，貌之雄渾耳。其敝也，蓄積貧薄，翻覆只此數意教言，或作色張之，非其人而爲是言，非其時而爲是言，視貌爲漢、

魏、六朝，盛唐之言者，無以勝之也！余于詩，無所偏好，以為惟其與稱耳。淺嘗薄植，勉為清雋一二語，自附于宋人之為，江湖末派之詩耳。』此種透關之論，非專拾宋人唾餘者所能道得出也。

### 三

石遺詩學，騰譽朝野，遂以盛名應學部大臣辟召晉京，補學部主事，旋充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。入民國，仍講學北京如故。時新會梁任公方主辦庸言雜誌，屬為詩話，遂著「石遺室詩話」，連載至數十萬言，于古今詩派，無所不包，亦無所不容，讀之者，探本尋源，處處可通，其加惠于詩壇，不亦鉅歟！

彼論作詩，嘗引宛陵之言：『凡為詩，必能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，見于言外，乃能為至。』此乃至論。前二語，惟杜老能之，東坡則有能有不能。後二語，惟阮、陶、能之；韋、孟、柳，則有能有不能。能兼此四語者，惟有三百篇耳。

#### 四

石遺歷任北京大學，廈門大學，上海暨南大學教授，孳孳屹屹，誨人不倦！彼以啓迪青年爲最樂之事業。故除授詩以外，輒喜讀經史、訓詁，因不僅以詩見長而已。晚年，築廬蘇州葑門胭脂橋，詩人居處，地名胭脂，亦雅亦趣。

夫人蕭道安女士，系出名門，賢而博學，著有「說文管見」、「烈女傳集注」、「蕭閒堂札記」。不幸早亡，石遺以伉儷情篤，誓不續妻，而僅置妾媵，以娛晚景耳。然以精力健壯連舉三子，故吳江金松琴有「繡襖丁寧調伏女！」之贈句，並註曰：「先生精簡書學，年七十餘，尙誕子」，卽指此而言。及其暮年，承修福建通志，創稱新體例，成六百餘卷，都一千萬言，此種精力，殆爲天授。

#### 五

一生不諳宦情，獨嗜詩如命，取詩取人，能從度外得之。與並世怪人陳劍潭，

最稱莫逆，劍潭，名澹然，安徽桐城人，但深惡桐城派文，而兀傲狂誕，自稱能爲太史公，不多作詩，偶有之，亦多骯髒語，贈石遺有詩曰：『劉表鎮荊襄，諸葛臥田畝！雅樂動九州，炎光已解紐，莽莽江漢間，曹吳爭霸地，異人久不作，世亂吾焉寄？言求當世士，幸復得石遺，石遺不作官，借箸籌當時。丈夫貴樹立，敝帚復何貴！潦倒偶狂歌，聊發雄怪氣！』石遺閱此，則爲擊節不已。

八一三滬戰爆發，乃由蘇州遷歸原籍，以老病不起，年八十有二。門人搜其遺著，得元詩紀事，石遺室詩話，詩品評議，近代詩鈔，詞詩錄，及文集十二卷，續集，三集，各一卷。此外則有尙書、周禮、禮記、說文、考工記、音韻學、史漢、通鑑、目錄學等十餘種。其生前嘗自稱曰：『生平無韻之文，無慮二三千首，教授京師各大學講經之文數百首，論文之文數百首。論史之文數百首。佐幕武昌，代草奏疏及書札數百首。賣文上海時，壽言數百首。雜報論說數百首。而少時里居課經義于書院者，不數焉。』故石遺不僅爲一代之詩家，抑亦經生也。

六

夫人蕭女士生前，嘗戲言作命名說曰：「君名衍，喜談天，似鄭衍，好飲酒，似公孫衍，無宦情，惡銅臭，似王衍，對孺人，弄稚子，似馮衍，惡殺，似蕭衍，無妾媵，似崔衍，喜漢書，似杜衍，能作俚詞，似蜀王衍，喜篆刻，似吾邱衍，喜通鑑，似嚴衍，喜今古文，尙書，墨子，似孫星衍，特未知其與元祐黨人碑中之宦者陳衍，何所似耳。請摹其字以爲名刺何如？」及蕭卒後，石遺續其後曰：「中年喪偶，終不復娶，又絕似孫星衍。而非先室人之所及知也。」其篤于伉儷情，而詭誕之至有如此者也。